



扑向世界十字路口

· 胡月伟电影作品集 · 四川文艺出版社 ·



51393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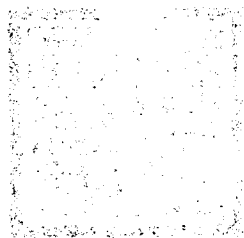
2 034 2192 0

扑向世界 十字路口

胡月伟电影作品集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 金 平

封面设计 任兆祥

版式设计 金 平

书名 扑向世界十字路口

作者 胡月伟

**出版
发行**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88年6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2.875

印数 1—7,850 册

字数 280 千

ISBN7—5411—0204—0/I·193

定 价：2.80元

作者小传

胡月伟：小说家、剧作家、导演。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生于上海。初中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曾任团文艺宣传队队长、文化干事。一九七三年在《黑龙江文艺》发表处女作《连心泉》，后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任驻会专业作家。一九七八年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进修，毕业后调至杭州。现在浙江电影制片厂任编剧、编导组长。
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疯狂的节日》（与人合著）、《疯狂的上海》、《最高级叛逃》。历史专著《张春桥评传》。故事片《何处不风流》（与张思聪合作）。自编自导电视剧《风荷曲》、《车从深圳来》。发表电影文学剧本《窃国大盗》等十二部。迄今为止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八十六万字。

《疯狂的节日》曾获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届“当代”文学奖，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了日译本。《疯狂的上海》被海内外二十多家报刊转载，香港出版了单行本。

62069/27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扑向世界十字路口.....	1
一月风暴.....	82
如姬夫人.....	167
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.....	223
时装设计师.....	288
轮廓光.....	346

扑向世界十字路口

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一时。

中苏边境的界河——黑河，在沉沉的夜幕下汨汨流淌。突然，雪亮的探照灯光柱划破夜空，对岸苏联远东军高耸的瞭望岗楼便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。

在探照灯光熄灭前的一刹那，有一根圆木在河上顺流而下，从苏联国土越界漂入中国境内……

圆木慢慢地漂到沙滩上，一条人影警觉地从圆木后爬上河岸。

江岸草棵子里埋着一块微微倾斜的界碑。

越境者握着手枪匍匐爬行，逐渐接近界碑，他掏出钢笔袖珍手电，照亮了石碑。

界碑上刻着五个魏碑字——“满洲国国界”，界碑上

同时还耻辱地配有日文。

越境者紧张地回首凝视一下北方的祖国，把耳朵贴在界碑上，屏住呼吸侦听了良久、良久。尔后，他象一头受惊的豹子，猛地站起，发疯似地奔向满洲国黑河地区……

黑河边境区。夜幕渐渐隐去，东方渐渐发白。

满洲国黑河边境守备队的两名中国警察没精打采地在巡逻。突地，警察发现前方水泡子边上有人在洗脸，由于逆光看不清脸，只见一头淡栗色的头发。

“是老毛子！”

“没准是间谍！”

警察端着日本造步枪，谨慎地向对方逼近，烟卷薰黄的手指紧张地扣住步枪冰冷的扳机。

“不要开枪——！”越境者显然听到了动静，站起身来转向边境警察用俄语喊话，“我要见你们的长官。”

两名边境警察面面相觑。他俩谁也不懂俄国话，只好警惕地注视着越境者。一个警察突然想起自己还会两句蹩脚的边防俄语对话，便大声嚷起来：“缴出武器，举起双手！”

越境者显然听懂了，他突然从腰里抽出一支自动手枪，一支勃郎宁手枪，扔到警察脚跟前，尔后高高举起了两条颀长的手臂。

一个警察弯腰拾起两支手枪，另一个警察依然用枪瞄准俄国人。

拾枪的警察一步一步走近俄国人，并从自己武装带上取下一副手铐。

老毛子露出一丝不快的神色，耸了耸肩，但还是顺从

地让手铐“咔嚓”锁上了自己双手。

押解越境者的日军宪兵队摩托车疾驰进黑河日军特务机关。

特务长官是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少校。他的办公桌上摊满了越境者随身携带的物品：两支手枪，党证，俄国香烟，瑞士金表，满洲与日本银行发行的钞票等。他从这堆东西中拣出一张照片——越境者和妻子、儿子的合影，端详了半晌，然后放下，按响了桌子角上的电铃。

两名日本宪兵将眼睛上蒙着黑布的俄国越境者押进办公室，尔后解下蒙眼的黑布。

俄国人眨眨眼睛，适应了一下室内强烈的光线。他体格强壮，挺拔的鼻子下蓄着两撇小胡子，金发卷曲蓬乱，风尘仆仆的脸上兴奋而又紧张，领章上一颗金星在熠熠闪光。

特务机关长惊愕的目光透过圆圆的镜片，盯视着越境者的领章。

“哈，陆军少将！”他差点叫出声来，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奇迹，身不由己地站起，用日语命令宪兵：“立即打开手铐，赐座！”

解脱镣铐的俄国人揉揉麻木的腕关节，没有坐下，却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自己的俄国香烟。

日军少校不卑不亢地为俄国少将点烟。

俄国少将贪婪地、深长地吸了几口，向空中喷出一股浓烟。

特务长官作了“请坐”的手势：“您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只身非法入境？”

“我是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二处处长。陆军少将尼古拉·雷连柯夫。”

特务长官掩饰不住内心的震骇，这位手眼通天的远东地区赤色谍报头子居然从天而降，真是吉凶难卜。

雷连柯夫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请你们立即把我送往东京，我谋求日本帝国的保护。”

一架标有日本国徽的军用飞机在满洲国的伪都新京（长春）机场徐徐降落。

光秃秃的机场上飘拂着日本国的太阳旗和满洲国的五色旗。

一辆黑色的“别克”轿车直驰向刚停稳的飞机，在机舱口戛然而止。

两名黑河特务机关的特工人员秘密押送着雷连柯夫将军，默默地走下舷梯。

雷连柯夫戴着太阳镜，一下飞机就被特工人员推上了轿车。

关东军司令部的地下指挥所里，二课课长长谷川中校身着黄呢军服，腰里佩着手枪，沿着地下指挥所的台阶拾级而下，皮靴“笃！笃！笃！”发出令人恐惧的回响……

拐角处壁灯下，武装岗哨向长谷川中校敬礼。

一道厚厚的铁门滑开，已有两位穿西装的男子等候，矮个是日本人，高个是中国人，他们都是前来陪同长谷川中校审讯雷连柯夫的。

长谷川中校和日本人握了握手：“你好，山本太

郎！”

山本太郎谦恭地一笑。他少年英俊，风度翩翩，穿着合体的西服，看上去象一个大学生。他本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高材生，一出校门就分配在上海任领事馆二等秘书。由于成绩显著，两年后便调到满洲国外交部，任政务司副司长。专门从事对苏情报工作。政务司司长是中国人，因此实权真正掌握在山本太郎的手中。今天，他带来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，因此，在向长谷川中校介绍时颇带着些夸耀：“叶绍夫——满洲国治安部对苏谋略专家，特来给您当翻译。”

长谷川中校与身躯高大的叶绍夫握了握手，他注意到叶绍夫的右腕上刺着一条青龙，便问：“你是参加帮会的吗？”

“不，”叶绍夫说，“这是从小父亲给刺的，我们这一族里有这样的风俗。”

“你们是关内的移民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真佩服你的眼力，真不愧是‘东方的劳伦斯’；今天我能够见到您，实在是莫大的荣幸！”

长谷川中校毫无表情地在审判席正中坐下，山本太郎、叶绍夫在两侧坐下。山本太郎打开了录音机，不管是不是圈套，这场由俄国人开局的棋赛已经开始了。

两名特工人员从地下甬道里，把雷连柯夫带进了审讯室。

审讯室的两盏聚光灯交织着投射在雷连柯夫的上半身，他没有逃亡者那种卑躬屈膝相。

三个审讯者隐在阴影中，使被审讯者无法认出审讯者

的面孔。

长谷川：“雷连柯夫将军，您下决心政治避难的理由是什么？”

雷连柯夫：“我有理由认为我将被干掉。”

“您什么时候感到这种威胁？”

“上个月，莫斯科有位朋友告诉我，内务部已接到通知，斯大林下命令要逮捕我。”

“您的朋友是谁？他给你报信，难道对他没有危险？”

录音磁带在缓缓转动。

“请允许我不说他的名字，我们的职业是残酷的，然而……总不能从我们身上剥夺一切人性。”

“阁下为了什么得罪了斯大林？”

“我……是一名托洛茨基的信徒。”

“逃亡路线为什么选择在黑河？”

“因为这一地区的边防站归我管，我熟悉黑河的地形。昨天夜里我借口到边防哨视察，依靠圆木的掩护。漂过了主航道到达此岸。”

审讯室里出现了良久的沉默。

当一个老练的间谍到达敌国时，他的交代总是“合乎情理”的。而且，对苏联的整个形势、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势态了如指掌的长谷川，甚至觉得雷连柯夫越境这一突发事件有其内在的必然性。自从日德签订防共协定之后，斯大林就认为日德之间已经就夹击苏联结成了军事同盟，因此，对远东地区格外关注。从一九三七年起，远东地区的党政领导与国家安全局长官就频频换人，很多人遭到逮

捕。就长谷川掌握的情报，雷连柯夫从莫斯科派到远东来后，曾在镇压《太平洋之星报》编辑、沿海州及其它州的党的领导人等方面大显身手，甚至在监视远东军区勃柳贺尔元帅等红军将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，然而，他今天落到自身难保的地步也是可以预料的。长谷川并不认为雷连柯夫是托洛茨基分子，但是，他属于捷尔任斯基、雅戈达派系的干部，是新上任的苏联国家安全局首脑叶若夫企图根绝的对象。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导致叛逃，这十分合乎逻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对日本不啻是件大好事。苏联在远东部署的军事力量，一直是关东军的心腹之患，雷连柯夫也以提供极有价值的机密情报。但是，这一切因为得来太容易，太说得通，又使长谷川内心深处感觉不安。雷连柯夫就象一条鲜美的河豚鱼，谁知道毒素有没有除尽呢？

半晌，长谷川问：“你带来一些什么会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呢？”

“我最大的兴趣是自由，”雷连柯夫不动声色地说，“为了自由，我愿意在日本国答应满足我以下条件后，向贵国提供会使你们感兴趣的情报。（一）在日本期间要保障我的人身安全。（二）弄清我妻子安娜是否已安全地逃亡到了安卡拉。（三）给我五十万日元。（四）审讯结束后，同意我到中立国居住。这四条要求哪怕缺一条，我都将行使默秘权。”

山本太郎恫吓道：“如果我们对你失去兴趣，今天就把你扔到贵国驻新京使馆的台阶上！”

雷连柯夫咬了咬牙根：“这是政治谋杀！”

长谷川中校说：“不，是自杀！”

雷连柯夫咆哮起来：“如果这样干，你们以后会追悔莫及！中校，要想放心大胆地和中国打仗，五十万日元够便宜你们的了！”

长谷川中校露出一丝冷嘲：“您的情报真有如此价值？”

雷连柯夫桀骜不驯：“在帝国参谋本部答应我的条件之前，敌人的嘴只用于进餐。”

长谷川中校的办公室。墙上挂着一幅字轴，录着孙子兵法《用间篇》中的一节：

“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”

长谷川站立在窗前，望着外面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，默默地出神。即使在这样的時候，他也是两腿并拢，腰板笔挺，保持着军人严峻的风度。因此，即使是见到他的背影，也让人感到一股透着杀气的威严。

长谷川早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就在关东军第七师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。一九三八年春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（后来的日本首相，上绞架的大战犯）建议在军内设立第二课谍略班，由于长谷川参与了内蒙古的独立阴谋，在对苏情报上颇有见地，因此东条英机破格提拔，让长谷川以中校衔负责第二课。长谷川是将军之子，原来一心渴望在战场上率领千军万马驰骋厮杀，但军令如山，他只得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生涯。很快，他就在这方面显示出极强的才干，并给情报工作烙上了他个人强悍、泼辣的印记。二课人并不多，可是权倾关东军。它有权使用特务进

行专业工作，建立特务网，组织进行秘密监视、秘密照相活动和设置耳目；检查关东军的密码使用与秘密通讯；秘密控制伪满洲国内外的邮电通讯；使用专业印刷设备印制伪造的文件与护照等；保卫军队机密和限制接触国家机密文件之人数，与国内的其它行政机关保持联系和协作；揭露东西方谍报机构特务和侦查反满抗日组织。长谷川按照他的目标，把二课逐步建成了一个组织严密、手段毒辣、工作紧张的机构，其恐怖程度，甚至连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都无法赶上。长谷川曾派遣军用飞机，对远东乌苏里州、符拉迪沃斯克军港、沿海州及哈巴罗夫斯克等要地进行飞行侦察、空中摄影，并散布反苏传单；他手下的特别电讯侦听班，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进行日以继夜的窃听，并捕捉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地下电台；他参予绑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爱子；而长谷川自己最为得意的一仗，是推动了《日苏秘密协定》，在这个协定中，苏联以承认满洲国的代价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。为此，连日本外交部都要为他向天皇陛下请勋。

长期的秘密工作助长了他的独断专行，而接连的成功又使他趾高气扬。他在业务上过于自信，常常和军司令部首脑顶撞，有时甚至当面破口大骂某些依仗权势而又平庸无能的上司。因此，关东军的上司与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，他在司令部里处境很孤立。

现在他正在焦急地等待东京参谋本部关于外置曹汝霖的复电。他心中其实已有了主意，但他估计到这主意可能会遭到军司令部许多人激烈的反对，他亟需参谋本部的支持。

响起了“笃笃”两下敲门声，长谷川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请进。”

门推开了，长谷川借着窗玻璃的反照，看清进来的是山本太郎，便回过身来，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虽然同行相嫉，但因为政见比较一致，他对这位年轻人颇有好感。

“东京有消息吗？”山本太郎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估计参谋本部会同意雷连柯夫的要求吗？”

“你的估计呢？”

“五十万日元要价是高了些，但毕竟是值得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帝国参谋本部已决定实施汉口战役，一举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，摧毁武汉国民政府。天皇陛下已在六月十五日批准了这个计划，要从驻满洲的八个关东军师团中抽调两个师团投入汉口作战。因此，苏联方面会不会乘虚而入侵占满洲，是参谋本部与陆军部的一大心病。雷连柯夫的逃叛正中下怀。”山本太郎在声望赫赫的长谷川中校面前，就象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似的，显得一本正经，这使长谷川暗暗感到满意。

“但是，‘南进’与‘北进’的矛盾，你是不会不知道的。”长谷川仍然严肃地发问。

“在外交官的立场上，无论是‘南进’还是‘北进’，都应该以有价值的情报为依据。战争如果带有主观臆断的企图，将导致自溃。”

“但是，在对待具体事件的判断上，个人的感情、愿



望，怎么能不掺杂进去呢？如果雷连柯夫的情报对‘北进’派不利，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论证它是假的。”

“那就要依仗您的据理力争。您在军界对情报的判断方面，是素有威望的。”

长谷川心里很得意，但脸上不露声色：“雷连柯夫的叛逃背景复杂，虽然不能说没有可能，但这样的高级将领叛逃，毕竟是第一次。苏联国家安全局对怀疑对象的控制是很严密的……事关重大，还是由参谋本部直接拿主意吧。”

山本太郎有些沉不住气了：“即使雷连柯夫是莫斯科特别派遣来故意抛售假情报的，但只要能识破，不也可以从反面反对苏联的愿望？”

长谷川摆了摆手，不想就这个题目再争论下去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一个响亮的声音：“报告！”

一个上尉副官夹着文件夹走进门来，将一纸急电递给长谷川。

已派员来新京，尽快护送潜入者至东京。

本 间

长谷川看完，便将参谋本部二部部长本间雅春中将军的急电给山本太郎看。山本太郎读完，面露喜色，说：“本间将军是有远见卓识的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。”

“你快去准备一下，我们要让雷连柯夫把情报都吐出来，然后护送他去东京。路上处处都有掩护。”

“是。”山本太郎转身匆匆地走了，只留下长谷川一人。

